



論語集註

一

十九

四

學而

為政

八脩

里仁

服部文庫

117

225

1



論語

道春

論語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集注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則全引者是未盡一
○向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
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本意但不可知尔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讀集注只是要着
無一字用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注至于訓詁皆仔細者
蓋要人字、思索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向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備
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佳地直言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
○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特
從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
○集注內載前輩說於下句者是解○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
及前後章之餘意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
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
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
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季氏吏索隱云一本作委吏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犧義與找同蓋繫
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

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
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
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
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
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
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爲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
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
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
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

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二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孟子作顔雙字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顔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有天生德語及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二十三年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

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語而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所記有異同耳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

楚昭王將以書

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

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

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

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序易象繫象說

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孔子

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

卒年七十二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

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

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

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

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頃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說悅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卷一

七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入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

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且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而神。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則而樂告之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貢問夫子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カ曰^{ハク}禮^レ之用^{ヨリ}和^ハ爲^ス貴^ク先王^ノ之道^ヲ斯^レ爲^ス美^シ小^ニ大^ニ由^ル之^ヲ禮^ハ者^ハ天^ノ理^ニ之^ヲ節^ス文^ス人^ノ事^ヲ之^ヲ儀^ス則^チ也^{ナリ}和^ハ者^ハ從^フ容^ニ不^レ迫^ス之^ヲ意^ヲ蓋^シ禮^ハ之^ヲ爲^ス體^ニ雖^モ嚴^シ然^レ皆^ハ出^ス於^レ

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

也。承上文而言。如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カ曰^ハ信^ニ近^ス於^ニ義^ニ哥^ニ復^ス也^ハ恭^ニ近^ス於^ニ禮^ニ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

信乃約信恭
為致敬皆指
人之行而言
非信恭之於
也胡氏
必者心之制事
之宜而得曰事
之宜礼者天理

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

董仲舒對武帝言良策孔子云天地無性人為之性也性善也者理也性惡也者亂也

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當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

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
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
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
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
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
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
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
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
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
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
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
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
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
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
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
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妙。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

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

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己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

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仰思

物之理品

即指前

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素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之師中子
愿中子也平
人遊羅豫章

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論語卷一

卷一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

此字便兼行字意思又曰更字字相對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雷聲學焉者當如雷聲美色以遠之不可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
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死者所未

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曾君名蒧。戶君問曾子。子曰。直。上。不。直。者。不。金。也。諸。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意。以。謝。氏。推。之。海。也。大。臣。教。法。公。羊。傳。君。子。大。居。心。之。文。以。居。貴。窮。理。也。故。力。以。示。之。故。理。之。愛。也。新。學。傳。以。テ。ス。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

能如是則其應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
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
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
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
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
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
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
綱五常禮之大躰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
不過文章制度太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
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

有禮三綱五常即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

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為也。曰夫子語瑛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言。以此章意合。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執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明堂位成王以周之公之功臣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仁人心也故其心而不求游氏說

何○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簋簋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未

禮之本禮之物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注乃取後說曰便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為本又取楊氏禮始飲食以證之黃勉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約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子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貢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貢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車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謹

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

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陰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旨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

子曰欲去害朔之餼羊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

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曾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黃氏就字上釋味之
程氏就人字上釋味之
以上詳陳安

尹氏加一則字以明章
為定言則聖君之
意也 新陳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焉得儉

焉於度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

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
李商隱主後

至此皆得見之自設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
金一曰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名見夫子而遽以是稱
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拘于道路言
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拘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
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
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
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
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
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
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

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
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
困也利猶貪也蓋深

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溺久
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
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
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
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
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
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

顏回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

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

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子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

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

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然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

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

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

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

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識於道哉？○程子曰：志於

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

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

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

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持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生。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

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其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

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恩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